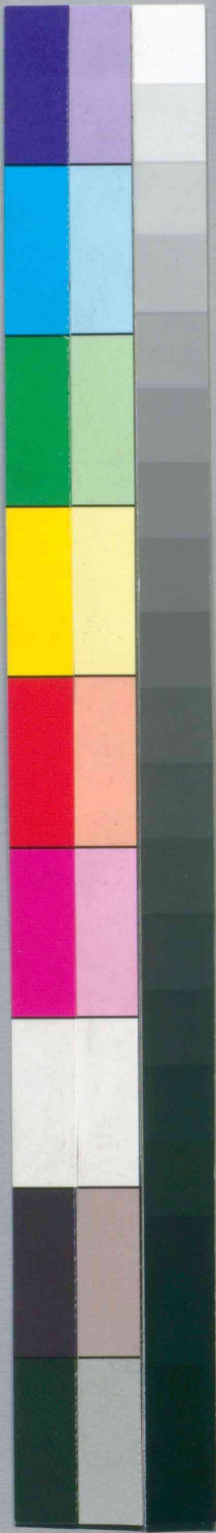


藝林蒙求初編

六

K990
210
(6)



K990
#10
(6)



藝林蒙求第六卷韻語目錄

蕭放艷詩第一葉 揚雄奇字 休明造極二葉 安道積思

僧虔虎爪四葉 仲祖驢肆 叔重無雙七葉 孟堅畧備

聖賢魏畫十一葉 經史漢圖 王褒筆役十四葉 亞棲書奴

蔡京大筆十六葉 介甫枯株 宗元厭雞十四葉 禹錫弄雛

人物精神三十葉 花竹閑冶 藁本真山同上 胸中全馬

形適長短三十一葉 法殊多寡 行體穠纖三十一葉 真書瀟灑

藝林蒙求卷之六

高崎 松田順之編輯

蕭放豔詩 揚雄奇字

北齊蕭放字希逸父祗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放
 隨父至鄴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姓好文詠善丹青
 因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
 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後主因畫屏風勅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名賢烈

士及近代輕艷詩以充圖畫北齊書文苑傳序

前漢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嗜欲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嘗與王莽劉歆並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大夫及莽誅甄豐父子將收雄時雄投書天祿閣恐不能免廼

從閣自投下幾死劉棻嘗從雄學竒字莽以雄素不

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莫自投閣爰

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解嘲云爰清

庭惟寂惟冥守德之宅按雄之事莽及劉棻美新且法言中所述頃之語前儒以謂恐非實事或言莽之篡立雄死既久矣或言子雲乃谷永也劇秦等非雄作千古疑案不能決也雄家貧嗜酒

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侯芭嘗

從雄居受太玄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尚不

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

應年七十一卒芭為起墳漢書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

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

纂篇頌續倉頡又易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漢書

藝文志

休明造極 安道積思

吳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張超

陳梁甫甫恨逋瘦并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

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圍碁莫與為輩

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孤城鄭姬能相人

及吳範治曆數劉惔明天官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八

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吳志趙象官至侍中章草

師於杜度右軍隸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萬字皆同

各造其極金壺記云時人謂之書聖八分亞於蔡邕小篆入能書斷

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寧府雖本漢隸然探竒振古有

三代純樸氣羊欣稱象善草書張懷瓘惟稱象小篆

入能獨不言象為隸字疑此碑近出前人未見也廣川

跋書

晉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

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性不樂當世常以

琴書自娛武陵王晞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

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

達為非道乃著論詳道之王珣謝玄等皆重其為人

前後徵命遂不起而卒書晉達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世說新語達又善鑄佛像及雕刻宋書戴顓傳云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達特善其事曾造無量壽木像高丈六并菩薩潛坐帷中密聽眾論褒貶輒加詳研積思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陰靈寶寺郗超觀而禮之搃香誓告既而手中香勃然煙上極目雲際劉義慶冥驗記

僧虔虎瓜 仲祖驢肆

掘古拙字

南齊王僧虔父曇首曇首兄弟集會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搯蠟燭珠為鳳皇伯父弘曰此兒終當為長者僧虔弘厚善隸書孝文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常用掘筆遷御史中丞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阮佃夫請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若見惡當拂衣去耳為尚書令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

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勗以前言徃行忠貞止足之道齊受命轉侍中丹陽尹郡縣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寃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太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太皇帝景帝以下至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

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耶儉既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薨時年六十追贈侍中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子慈為豫章內史歸省少時而僧虔薨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弃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家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

辨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為壽至九十餘而亡此
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
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
少於欣云云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張翼寫
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
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以
勉學自謙懇惻有言舍中有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
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席之
議况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又云鬼唯知
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曾

懷南史虎爪書僧虔擬龍爪所作也畢叡按夢英云龍爪則右軍所作也

僧虔云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
紹於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
於心心手達情書不妄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乃為筆意贊曰剡紙易墨心負管直漿深色濃萬毫
齊力先臨告誓次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
直掣勒若橫釘開張鳳翼脊擢芝英羸不為重細不
為輕纖微向背毫髮死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書苑菁華
晉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少時放縱不羈不為
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

怒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不修小絮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父名訥為新淦令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自入市買帽嫗悅其貌遺以新帽與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凡稱風流者舉惔濛為宗焉王導辟為掾導復引造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有言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導不答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常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

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入室之賓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痴也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修蘊晉書濛往驢肆畫轎車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畫但有飲食美酒精綃何不往中興書

叔重無雙 孟堅畧備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經籍
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對重為
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汝南長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
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
四篇皆傳於世後漢書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
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章及神
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蒼頡
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百工以又萬品以察蓋取諸夫夫揚於王庭言文者

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
忌也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
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
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
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又云俗儒鄙夫翫
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舊
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情徐
曰情意旨字旨美者也多通用又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
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譏其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
曉學達神指者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覩靡不

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許慎說文自序節抄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偽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蒼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認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書八分紛然聞出返以篆籀為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

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於是刊定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又許慎註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為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以孫愐音切為定

宋徐鉉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奉詔校定說文表節抄朱長文曰徐常侍至謂李陽冰以師心之見而破

先儒之祖述何其拘邪故其書多慎少好古學書正守許氏舊說罕所更定者以此也

文字尤善小篆師摸李斯甚得其妙斷書

後漢班固字孟堅彪之子也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

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

名法陰陽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

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東平王蒼以

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

奏記說蒼云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

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于當世遺烈

著於無窮乃薦桓梁晉馮李育郭基王雍殷肅六人

父彪卒歸鄉里固曰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

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

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

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

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

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陳宗

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

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

前所著書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

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

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
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
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
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
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
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
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恩寵甚渥固
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翔揚雄自論以不
遭蘓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天子會諸儒講

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固又作典引
篇述叙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
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
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款居延塞欲修
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
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
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乱引還及竇憲敗固先
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
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于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
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

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
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
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後漢書揚雄作訓纂
篇臣復續雄作十三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
矣韋昭注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
在倉頡下篇三十四章中前漢書藝文志固工篆李斯曹喜
之法悉能究之書斷

聖賢魏畫

經史漢圖

李公麟附

晉左思魏都賦云丹青炳煥特有温室儀形宇宙歷
象賢聖圖以百瑞粹以藻詠李善注云温室中有畫

粹音晬會
五彩也

像贊

文選

張收晉太康中益州刺史益州學館記云周

公禮殿梁上畫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來名臣州益

名畫錄

郭熙云成都周公禮殿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

至漢以來君臣賢聖人物燦然滿殿令人識萬世禮

樂故王右軍恨不克見

林泉高致按右軍草書十一
帖內第十八帖云知有漢時

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
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因摹取當可

得不信具告唐開元七年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

壁唐書禮樂志按二十一賢者左丘明卜子夏公羊

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
杜預范寧是唐貞觀中所定開元亦遵焉至後庶則

有小異
同矣

後漢明帝雅好畫圖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

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尚方畫工圖畫歷代名畫記梁有周

易毛詩春秋孝經圖隋書經籍志唐有春秋毛詩草木蟲

魚及古君臣忠孝圖等唐書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

山人少閱視即悟古人用筆意真行書有晉宋楷法

風格繪事尤絕為北宋畫品第一宣和畫譜傳文極

稱許之官至朝奉郎致仕卒于家文徵明云公麟文

學人品在東坡山谷之間而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之

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

遊坐石臨流翛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

人而為畫所掩然而卒亦不能掩也定山莊景題伯

時慈孝故實圖云此數段皆明倫敬身之事無非欲

以所行照此樣子不敢失其正者亦可敬也哉或曰

此皆小學所載若所謂大學之事則未有一二不知

何也嗟乎小學之與大學但只大小精粗之間而已

豈有異哉趙子昂所知至惟以畫手高否為論是其

所知者惟以畫也惟其所知者畫凡君臣父子中國

夷狄親疎内外上下冠履之分俱有所不知故至貪

富貴而事仇敵甘犬豕而拜醜虜無所不至其視命

工繪圖使人惕然有所警于君父之間者豈止為愧

死也哉

以上摘錄定山衡山文集及張米庵書畫舫中之語

伯時慈孝故實八

圖尼父庭訓孟母三遷敬姜傲逸疏廣散金曾參養

志老萊奉親董生行義

嗟哉董生一行韓昌黎所誦董名南事朱子小學亦收之

唐氏乳姑

唐柳玭言崔山南祖母唐夫人

又有君臣

故實圖八則鄺生長揖高祖張釋之對文帝馮婕妤

當熊唐明皇引鑑

明皇嘗引鑑默然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懼何自威

戚不逐去之帝曰

符璽郎按劍

霍光初輔昭帝政自包出天下想聞其風

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

光色尚符璽郎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

得也光甚異之明日詔增

山簡醉騎馬王猛坐捫虱

晉王猛字景畧丰姿雋偉博學好兵書氣度宏遠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懷遂

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敏翼待時候風雲而動相

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

旁如無人溫察而異之賜車馬拜高

官督護請與南猛辭而還于舊隱矣

唐明皇寵楊貴妃天寶九年忤旨送歸外第吉溫與

中貴人善溫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

妃久承賜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即令中使張韜

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萬死衣服

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膚父母所生有刀剪近代

髮一縷附獻明皇見之驚惋即使高力士召還近代

惟李伯時之筆稱絕妙自昔至今殆三百禩兵燹屢

經而猶存遺墨誠難得也雖然古人以圖史日陳于

左右蓋將以明得失示勸懲也今觀龍眠所畫皆事

載史冊於人倫日用具微意寓乎其間善者可法

惡者宜懲尚默識之不徒以為玩好焉可也時洪武

已卯東安袁時億書清河書畫舫

王褒筆後 亞棲書奴

後周王褒字子淵瑯邪臨沂人自祖儉至父規竝有
重名于江左褒識量淵通志懷沈靜博覽史傳尤工
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其姑夫也特善草隸褒相
摸範而名亞子雲江陵城陷元帝出降褒與王克等
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謂褒及克曰吾即王氏甥也
卿等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俱
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竝荷恩賜世宗篤好文學
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乘輿行幸褒常侍從

高祖作象經

齊高祖宇文邕謚武帝沈毅有智謀既平齊欲下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崩年三十一

六其象經者蓋論天象也

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

局雅識治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高祖亦以此重

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後為宣州刺史卒于位時年

六十四書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以書工崎嶇碑碣

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

至今日耶

北周顏之推顏氏家訓

惟子深

注云王褒字子深蓋寶泉避唐高祖諱以

深代淵也與惠達

注云蕭特字惠達子雲子深海鹽令

總景喬之幼志俱親

拂毫同陪結字深正穩而寡力達草寬而豐意或比

父而疎省或過師而巧媚誰與別其羅紈且欲同乎

按景喬乃蕭子雲之字也

篋筥述一書

唐釋亞棲洛陽人喜作字得張顛筆意昭宗光化中對殿庭草書兩賜紫袍一時為之榮其自謂吾書不大不小得其中道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宣和書譜亞棲書開元寺壁筆勢濃鬱古帖有之亦是晚唐奇蹟六齋筆二亞棲云凡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後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是書家之大要書法亞棲草書自對御草書歌至六藝帖等一

東坡不取
亞棲書

十有五在宣和御府所藏中宣和書譜淳熙祕閣續法帖第九卷收齊已高閑亞棲書宋中興館閣書目

蔡京大筆 安石枯株

宋蔡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熙寧三年進士後與弟卞同掌書命朝廷榮之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紹聖初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講議久不決京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差雇

兩汰光悖不同十年間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識者
有以見其姦進翰林學士治陳衍獄陷劉摯梁燾貶
死之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遠竄陳瓘陳次升龔夬
陳師錫交論京惡奪職提舉洞霄宮復用為學士承
旨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徽宗命之曰神宗創法先帝
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
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陰託
紹述箝制天子議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
倣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
士推方田於天下摧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

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嘗齎持數十萬緡一
旦化為流丐甚者至赴水縊死南開黔中築靖州以
勦絕群獠為期西收湟川鄯廓取牂牁夜郎地擢童
貫為節度使其後楊戩梁師成等皆踵之凡祖宗之
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已建澶鄭曹拱
州為四輔各屯兵二萬用其姻昵為郡守禁卒干挾
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
敢議累轉司空封嘉國公京既貴而貪益甚時元祐
群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
司馬光目曰奸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碑徧

班郡國以日食求言言及熙寧紹聖之政者籍范彛中
以下為邪黨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
不得官京師及近甸方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為
豐享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
矣帝欲用玉器畏人言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
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時彛
出西方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
罷之免京為開府儀同三司京使其黨陰援於上復
拜左僕射大學生陳朝老疏京十四事曰瀆上帝罔
君父結奧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

箱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乞投
界遠方以禦魑魅四年五月彛復出張克公石公弼
毛注等劾京貶太子少保政和初復召輔政遂鑄九
鼎建明堂修方澤作大晟樂制定命寶鑿大任三山
創天成聖功二槁大興工役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
而京憫然自以為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延福宮
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良嶽矣子攸儵備攸子行
皆至大學士視執政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令致
仕以朱勔為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
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條錄宗即位邊遽日急盡室

南下為自全計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連貶徙韶儋
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天下以不正典刑為恨史宋
紹聖閒天下號能書無出魯公之右者其後又厭率
更乃深法二王晚每歎右軍難及而謂大令去父遠
矣遂自成一法為海內所宗焉元符末魯公自翰苑
謫香火祠擬將卜儀真以居焉因艤舟於亭下米元
章賀方回來見俄一惡客亦至且曰承旨書大字舉
世無兩然某私意若不過賴燈燭光影以成其大不
然安得運筆如掾者哉公哂曰當對子作之也二君
亦喜俱曰願與觀公因命具飯磨墨時適有張兩幅

素者食竟左右傳呼舟中取公大筆來筆六七枝有
大如掾臂三人已愕然相視公乃徐徐調筆而操之
顧謂客子欲何字邪惡客即拱而答某願作龜山字
爾公乃大笑因一揮而成莫不太息墨甫乾方將共
取視方回獨先以兩手作勢如欲張圖狀忽長揖卷
之而急趨出矣於是元章大怒坐此二人相告絕者
數歲而始講解廼刻石於龜山寺中米老自書其側
曰山陰賀鑄刻石也故魯公大字自唐人以來至今
獨為第一蔡條鐵圍山叢談徽宗視淳化帖板已皴裂而王
著一時標題多誤臨摹或失真詔出墨蹟更定彙次

訂其筆意仍俾蔡京書籤及卷首刻石太清樓下大觀

帖總元祐黨籍碑蔡京元長所書也崇寧初京在相

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為

奸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天下俾各刻石以

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污鱗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

也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於摩挲遺

刻歷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

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嗚呼愛

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邪京可謂認用其心矣

碑之所列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

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之

也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豈不

信哉雪川沈暉以其祖干名在黨籍懼久而磨滅特

取家藏搨本重刻於石行人司副姑蘓周君得此卷

出以示余瞻仰之餘肅然起敬因識於下方嗚呼世

之惡直醜正髣髴於京者覽此碑尚亦自省我盱江

何喬新識椒丘文集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

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

名不可滅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

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

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
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
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倪元

璐 清林雲一銘
古文析義

宋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有大志讀書一過目終
身不忘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
其精妙曾鞏携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
第簽書淮南判官秩滿例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
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
息以債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

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安石議論高竒能以
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
上萬言書後當國其所注措皆祖此書初屢辭官職
士大夫謂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後為知制誥固辭
而後乃受自是不復辭官矣以母憂去終仁宗世名
不起安石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
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
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
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一日帝曰唐太宗必得

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拜叅知政事帝謂曰人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爾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陳升之同領之令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並興號為新法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設措置河北便糶司積糧穀於臨河州縣由是賦斂愈重天下騷然韓琦諫疏切至而帝不能用司馬光援朋友責善之義貽書安

石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光辭所除樞副呂公著亦出知穎州由是合臺臣與諫官數人以論新法不便皆罷去范鎮亦奪職朝論洶洶安南露布云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救濟熙寧三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公著韓維所籍以立聲譽也歐陽脩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素善者也至此悉排斥不遺餘力慈聖宣仁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實亂天下帝始疑之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後復召用之與呂惠卿嫌隙日深惠卿發其私書有曰無使上知帝以示安石謝謂

無有及子雱恚憤死安石悲傷力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初封舒王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又六十八贈太傅追封舒王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又配食文廟列于顏孟之次欽宗時以楊時之言詔停之高宗又詔奪王爵停其配享安石嘗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訓釋詩書周禮頌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于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宋史論

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同安石書運筆如插兩翼凌轢於霜空鵬鷃之後李之儀姑溪集其書清

藝林叢書

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墨莊漫錄米芾謂學

揚凝式海岳名言黃庭堅謂學王濛山谷集蘇軾謂得無法

之法然不可學東坡集其行字率多淡墨疾書未嘗經

意宣和書譜黃潛則云風神閒適韻度清美黃文獻公集陳善

則云學沈遼得其清勁杭州志張敬夫嘗言荆公書皆

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寔

切中其病朱子文集吳師道云荆公與人書問每有匆匆

字豈為信筆常語而不之察耶要為蕭散高遠禮部集

揚士奇云公書氣韻飄逸勢如率然而未嘗無從容

整暇之意昔人論類忙時所作非也但不可為法耳

文公學曹
操書劉共
父謂之
子事願相
類

東里集牟獻之云公作字有斜雨疾風之勢亦其性急

使然然不妨得書法珊瑚網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

家藏遺墨數帙其為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

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

舒為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

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於後朱子文集

觀世音菩薩發妙耳門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與眼耳

口舌身意日劫相倍此一節楞嚴經之法髓也荆公

暮年深悟佛理故特於是經提出而親書之所以深

警禪學之士豈復有心較世間之榮辱是非及字畫

藝林叢書

洪邁云安石詩云春風又綠江南岸初作又到改作過入滿等十許字始定為綠古人鍊字若是吳中士人藏其草

藝本蒙才不敏老之六

之工拙也哉後學王蒙歎慨而敬書之網珊安石山水小幅極工綴全法李昭道後趙千里酷似之上作十餘本栢點葉如針抄許栢身拳曲纏糾極諸巧態下寫古桂十餘本俱精極而多閒以大枯株獨寫人物則人俱矮面俱大款題曰元祐壬辰王安石寫天香深處詹景鳳東圖女覽佩文齋書畫譜云按款題不類王安石文筆疑後人偽作姑存之以廣

宗元厭雜 禹錫弄雜

唐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登博學宏

辭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寸及得政引內禁近共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又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閒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皆悲惻雅善蕭俛貽書又貽京兆尹許孟容述哀衷云云然眾畏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嘗著書一篇號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徃便為母子永訣即

藝本蒙才不敏老之六

藝林蒙求初編卷之六

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裴度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許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州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唐書子厚善書書當時重其書湖湘以

南士人皆學之趙麟因子厚嘗作筆精賦盡書法之

妙書史以法傳房直温臨池子厚云從父弟宗直善

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

為工作文辭淡泊尚古誤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柳河東集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書成欲寄

庚安西帑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

已厭家雞禹錫酬詩有云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

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同上右

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

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

藝林蒙求初編卷之六

天

為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為
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然
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
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
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為已任於
子厚不得無言也錄集古右唐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
并書子厚頗自矜其書然亦不甚工今見於世者惟
此與彌陀和尚碑爾雖字畫小大不同然筆法絕相
似歐陽公以為不類又疑他人借子厚之名者非也
錄金石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

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
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惑也故書
以見余意集古錄愚按昌黎河東論其道則冰炭異
文章之美比肩羸劉駸駸將企及商周而韓子卓然
崛起乎其中葉為之勅敵者舍柳無有焉耳廬陵貶
柳亦持識雖發韓李之論世仍韓柳并稱不衰今舉其證附于此以示後進云孫光憲曰韓
柳洎李翱之文陵轍孟荀批糠顏謝蘓軾曰韋應物
柳子厚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
及又曰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蘓州上退之豪放奇
險則過之而溫麗清深不及也又曰好奇務新乃詩
之病子厚晚年詩極似淵明知詩病者也黃魯直云

子厚學淵明乃為能近之白樂天效淵明終不近也
李朴云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
退之所不及洪邁云子厚自云每為文章本之詩書
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
文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
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皆為文之首要學
者宜思之朱子云韓文議論正規模大然不如子厚
較精密又云學詩須從陶柳入門庭也揚慎云李耆
卿評文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易泉以江
可也王世貞云子厚才秀於韓而氣不及茅坤云柳

州之文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沈寡亦千
年以來曠音也又嶮巖峭切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
淒雨四至者子厚之文也朱子云子厚之文有所摹
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者
唐劉禹錫字夢得自云系出中山世為儒擢進士登
博學宏辭為監察御史工文章名重一時王叔文每
稱有宰相器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
馮籍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為宗元所喜自御
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群劾禹錫挾邪亂
政群即日罷韓皋素貴不肯親對文等斥為湖南觀

二王者手
也 匠手叔文

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惡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
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為
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
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僖僖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
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
篇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
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
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
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其吐
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又叙張九齡

藝文類聚卷之六

遊玄都觀
前詩熟陌
紅塵拂面
來無人不
道看花回
玄都觀裡
桃千樹盡
是劉郎去
後栽後詩
百畝庭中

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移五溪不毛處然
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瘡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
拘囚之思身出遐阨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
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
豈伎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耶欲感諷權近
而憾不釋久之召還而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
忿出為播州刺史裴度為請易連州禹錫嘗歎天下
學校廢奏記宰相欲省天下州縣釋典籍其資使增
學校當時不用其言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觀
詩以詆權近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薦為禮部郎中

藝文類聚卷之六

十九

半是苦枕
花淨盡
花開種桃
道士歸何
處前度劉
郎今又來

度罷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後遷太子賓
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
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白居易
易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
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唐書禹錫
答柳宗元詩云昔日慵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
近來漸有臨池興為報元常欲抗行宗元答之詩云
事業無成恥藝成南宮起草舊連名勸君火急添功
用趁取當時二妙聲柳河東集禹錫嘗論書云書居數之
上而六藝之一也大要述書可尚而又求中道意上池

編今狐公先廟碑崔群碑並禹錫正書金石錄明何良
俊胡應麟陳仁錫等殊稱夢得文字當出子厚之上
云

人物精神 花竹閑冶

宋劉道醇聖朝名畫評曰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
而審六長也六要者氣韻兼力一也格製俱老二也
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
捨短六也六長者麤鹵求筆一也僻澁求才二也細
工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
長六也揣摩研味要歸三品三品者神妙能也大抵

觀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眾歸依觀道
流者尚孤閑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觀畜獸者
尚馴擾獷厲觀花竹者尚艷麗閑冶觀禽鳥者尚毛
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蕩觀鬼神者尚筋力變
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

藁本真山 冑中全馬

明沈顥論畫云董源以江南真山水為藁本黃公望
隱虞山即寫虞山皴色俱肖且日囊筆硯遇雲姿樹
態臨勒不舍郭河陽至取真雲驚涌作山勢尤稱巧
賊應知古人藁本在大塊內吾心中慧眼自能觀着

又云董北苑之精神在雲間趙承旨之風韻在金閭
又云專摹一家不可與論畫專好一家不可與論鑒
畫又云趙大年剪伐町畦天然秀潤然昔人謂得胸
中千卷書更奇古則無書可以無畫畫塵

宋羅大經云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
不必觀也陛下厩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
曹輔為太僕解舍御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
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
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駿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
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存乃疑於神者也曾

雲巢無疑工畫草蟲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曰某
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
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
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也鶴林
玉露

形適短長 畫殊多寡

王羲之筆勢論第十節制章曰夫學書作字之體須
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如此則是頭輕
尾重不相勝任不
宜傷密密則似痾瘵纏身不舒
展也復不宜傷疎疎則似
溺水之禽諸處
傷慢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挂樹腰肢
無力不
宜傷短短則似踏死蝦蟆形醜而
潤也此乃大忌可不慎

歟 書苑
菁華

宋沈括曰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
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常患世之作字不制無法
凡字有兩字三四字合為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
畫多寡相近者須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
乃四字合為一當使又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未
字乃二字合為一當土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
筆畫多寡相遠即不可強牽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
寡在右則取下齊如从口从金此多寡不同也吟則
取上齊鈞則取下齊如从上从小从又及从口从田

月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_下齊喟當取_上齊
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當思意在筆前
此古人良法夢溪筆談

行體穠纖

真書瀟灑

宋姜夔續書譜云嘗夷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
書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
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不相遠
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
柳蘓米亦後世之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
悞亦可輝映所貴乎穠纖閒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

章謂章草

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
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學可以兼通

夔又云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
古今真書之神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
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
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千祿字
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
規入矩無復魏晉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大小斜正
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
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

字之密畫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
 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
 意歐顏或者惟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稍扁則
 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云欲其蕭散則自
 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
 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采古人之字列之以為圖
 今畧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
 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勻靜有
 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ノ音一音者字之
 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

得之狀乙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晉人之挑剔
 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
 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用折草用轉折欲
 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道然而真以轉而
 後道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
 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翟伯
 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
 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
 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太令以來
 用筆多尖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駐肥瘦相混

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於今尤甚焉又論真書用筆
云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
露鋒芒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
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後少歐
陽率更結體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小楷而翰墨
灑落追踵鍾王來者不能及也與其太肥不若瘦硬
也論用墨云凡作楷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
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筆
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取運動勁則剛而有
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

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
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
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之又安能如人意邪
故長而不勁不如弗長勁而不圓不如弗勁紙筆墨
皆書法之助也又論風神云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
古三須筆紙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
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
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游之子
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敝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

續書譜

藝林蒙求初編卷六終

藝林蒙求初編卷六終

藝林蒙求

二編六冊
三編六冊

嗣出

嘉永四年辛亥六月

京師三條通堀町

出雲寺文次郎

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江戸兩國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同本町三丁目

和泉屋善兵衛

同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發行書林



群馬県立図書館



0667762-9